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六十九至七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通典卷六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九 嘉十四

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東晉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舉覬歸於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群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

婚姻之好義無絶離故使夫嶠多立側媵嶠仲凡羣哀妾之身愍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産澄駿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為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恒訶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絶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為之憔

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嶠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嶠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縁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内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嶠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為妾子若

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嶠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巳子非所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夭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螟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按

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主喪生不先去聲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妄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嶠自有篡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嶠上非大宗率不為父後何係於有篡與無篡乎此妄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疎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令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

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黄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為烏雞之子不知為黄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

此妾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狥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譏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包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凡此所嘆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造化也今李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疎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

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嶠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為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為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

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言為已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徃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徃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毋之仁也則螺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為已子與為人後之子

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媯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子繫之於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

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為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妄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絶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為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

義唯亂稱為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録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為嫌況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當矣此妾九疑也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

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衰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令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

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脩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妄十疑也勑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為嶠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為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為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

嬰嬰死之日武為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為戶按嶠自有篡率應別為戶尚書張闓議賀嶠妻于氏表與羣妻陶氏所稱不同陶辭嶠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為嶠嗣一年嶠妾張生篡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嶠

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為人後者不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紘為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今欲嶠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為已子非謂為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為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為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以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為後于又云為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為之嗣非謂如率為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為譏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

其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為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按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臣按尚書闓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垂一代之式愚以為宜如闓議

異姓為後議後漢 魏 晉 宋

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令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

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為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収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

然不博士田瓊謂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絶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無常姓也其家若絶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户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絶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子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之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立宫室别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别此兒有識未有識

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旣生旣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為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

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

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郭表充遺意以外甥韓謐為充子詔曰太宰尊勲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為比○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茍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其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為後若己族無所取而養他

人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絶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閒别立室以祀之是也

通典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　嘉十五

讀時令後漢　魏　東晉　宋　北齊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歴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華恒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

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恒議詔可

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祗述天和宜讀夏令奏

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

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

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嘆○北齊制立春

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

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

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巵酒置郎中前郎中拜

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至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歷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令每歲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

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皡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

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玄所謂告其帝者即太皥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時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顯慶二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

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既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

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二月不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正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也

又按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神例以始祖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

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又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鈔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以上正員並升殿與坐 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

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玉藻復云聽朔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閭仁諝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朔禮畢合於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駁大旨與仁諝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邪其夏秋冬又何為不讀邪則辟閭輩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賔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向韋昭曰九賔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恐肅敬高帝初百度草創未有儀法羣臣爭功醉或叫呼拔劍起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以守成臣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帝左右為綿蕞於野外習之參用先代之儀然往往襲秦故月餘帝令試之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徐廣曰蕞音子外反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標準為習肄處也春秋傳曰置茅蕝蕝與蕞同並子悅反置音志以致反至武帝

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決疑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

失容並廢朝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朝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朝貢畢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親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羣計吏中庭北面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為黃龍長八丈出水遨遊於庭炫耀又以絲

繩繫兩柱間相去數丈兩娼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斗中鐘磬娼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微行出皁官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一丈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陛金柱刻鏤○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氊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

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諸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乗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位其次其階衞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

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跪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

成禮訖以贄授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

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羮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徧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

又前跪奏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殿前授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罇曰白獸罇蓋取於白虎形以名焉按禮

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来聞鐘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何也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為子卯大矣曠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公曰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公曰爾飲何也蕢曰蕢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矣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無廢斯爵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罇蓋杜舉之遺式○宋因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

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從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從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

賦黄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劒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来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者悉東邊

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冢宰隷職令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

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

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板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役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内外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黄門宣詔勞諸郡國上計罷〇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

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
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宫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
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
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
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
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太子與會則
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劒以升會訖
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

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来更無改易縁新條格將畢其日祀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勑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勑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

自今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仍永為恒式又至六載十二月勅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元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后至乾元元

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夫朝人主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日也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永泰二年勑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雜進之所今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入散樂一色請停省若於三殿別設自可備極恩私從之改向麟德殿也其尋常朝參准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幼登大位

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恒坐永徽元年十月五日勑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至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来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為恒式准元日令中書令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陞殿食貞元七年四月勑昔者聖賢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

為禮咸覲之儀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參在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乃編禮式以著恒規其正至儀具開元禮武太后聖歷初初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奏准令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會比来百官不尊禮法不哀慘陪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請禁斷從之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稱臣附○後漢 東晉 北齊 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欵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

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肴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戕慶太子稱叩頭此則

拜之證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褠幘而已○北齊冊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

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大唐臨軒
冊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

通典卷七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一　嘉十六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北齊　隋　大唐

北齊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内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

不可令之異詩説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宜南面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宫西面爲避尊位非爲嚮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嗣子絶旁親嫡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絶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嗣攝命臨國乘七旒安

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况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嚮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須避按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賔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

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覲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踈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東面宴客情所

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賔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獨約太子何所取耶議者以南尊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為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林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嚮中宮殿臺故也二年於宫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别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

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

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交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時議又擬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之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

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為海内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夕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宫更補他職制曰可○隋文帝開皇初皇太子勇准故事張樂受朝宫臣及京官北面稱慶帝誚之遂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宫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為太子奏降章服宫官請不稱臣從之○大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宫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宸極為

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又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為日久矣今欲傳位於太子卿等何如羣臣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讓監國上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諫曰陛下春秋未高聖恩浹洽昔韋氏亂政百僚憂懼萬姓顒顒欣荷睿德豈可即為讓乎上從之遂有制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緣軍馬刑殺五品以上除授政事皆取皇太子商量然後聞奏其會宮臣儀注具開元禮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宋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東巡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某曹關某事云云被命議宜如是請為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叅議以為宜如是事諾奉行某死罪死罪

年月　日某曹上

右牋儀唯於啟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

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他官

某曹闕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

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應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

攝奉行謹闕

年月　　日

右闕事儀准於黃案年月日右闕門下位年月

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

奏者今言闕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闕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觧縢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叅以為所論正如法令告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如左謹闕

右闕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議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觧縢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年月　日尚書令某甲上建康宮如無令稱僕射

右令曰下司徒令報得如某所上其宣攝奉行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朔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書從事書到上　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

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内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今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年月　　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版文准詔書版文

尚書下云

云奉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書勑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外內應關牋之事一准此為儀

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勅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除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

制詔餘如常儀

辭闕版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

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云某官某甲再拜辭

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春夏封諸侯議後漢　魏　晉

後漢鄭玄曰據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今封諸侯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事丞相始拜皆封為列侯其在秋冬者先賜爵關內侯俟春而後封國祭統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為秋嘗時邑人皆田或以為削黜田邑於此時也○魏王肅聖證論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忻悦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晉張融評曰按洛誥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

以周之正易屯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不以春夏也周禮夏官司勳掌爵月令夏封諸侯故取此時東晳總論曰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錫命 周 東晉

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

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理職事也再命受服謂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元冕以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也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也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也五命中大夫出為子男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臣理家邑如諸侯也六命上大夫即卿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也八命作牧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諸侯出為一州之牧入為三公九

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也封為上公為二伯分主東西長於諸侯賓於天子曰天子之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故諸侯之服自袞而下如王之服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魯以袞龍之服傳曰錫者賜

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户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武賁之士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賞賜者陽數極於九賜大國不過九次國七小國五○東晉羊元曰説者以左氏云天子錫諸侯命珪以爲符信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按魯成公即位八年乃得命珪三年夏公如晉此朝也未有珪朝何執也凡命者謂方策之書也猶今教令耳覲禮曰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尚書文侯之命云平王錫晉文侯

秬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命者王之教令其事非一策而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議虞 周 晉

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周制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晉博士孫毓叚暢等議曰周禮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上公謂三公有德九命為二伯者國家謂城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

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為殿屋令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内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罘罳罘罳罩也罳盖也高五丈其正寢與

廟同制皆殿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斿數繁纓貳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金象者謂以金象飾其車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輅車駟馬建大旂九斿畫交龍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元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藻三色九就丹組纓元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羣臣助祭者皆長冠

元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為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逺遊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復以國大小為差其羣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令也諸王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袞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袞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

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繅九旒赤舄三公助導從外官不與齊祭者自可如舊

策拜諸王侯 拜三公奏樂服冕議附○後漢 晉 北齊 隋 大唐

後漢制拜諸侯王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按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於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祇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勤其戒之此

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即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

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鍾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為起在輿為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
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
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
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
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
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
燕饗有樂者以暢賔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階庭
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

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

○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曰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名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閶闔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

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軺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内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

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晉 後周

晉博士孫敏等議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誓猶告也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

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宜答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公侯嗣子子繫父爵明不專國其燕見則稱第下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今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為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羣臣官文書宜稱告不言命稱教

通典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七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二　嘉十七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武王追尊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盧植曰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綏和文王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三妣亦同尊其號

所以追之不以早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追王太王王季以下者以王迹之所由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使人主朝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黄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歸尊於父此人道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後漢荀悦曰孝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况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晉慼懷太子令問中庶子劉寶云太公家令説太公為是為非對曰荀悦論賜家令為非臣以悦不識高帝意高帝雖貴為天子事父不失子之禮時即位已六年而不加父號是以家令言雖父乃人臣也言無可尊改名號當與人臣同禮欲以此感動之帝聞家令言乃悟即立號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若不聞家令言父終無號失家令説是也　又追尊妣曰昭靈后○

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栢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甞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

期撥亂啓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彰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為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為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

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
侯誕育太王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太
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為太王
於是漢帝追謚為太王及受禪追尊太王為太皇帝考
武王為武皇帝尊王太后為皇太后明帝泰和三年六
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為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為
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為號追尊即同故謂不以卑臨尊
也魏以皇帝為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

君為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為上皇自是以
後諸侯為帝者皆尊其父為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追
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
從騶騎奉印綬即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
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
之義追尊稷契自我魏室上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
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
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曄議周王所以后

稷為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暱思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為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議按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

矣乃唐堯之所以敦叙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為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毁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為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令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詔從之○晉武帝受禪後太始元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

帝伯考景王曰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王妃張
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宋武帝受禪
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為孝穆皇后策曰維永初
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穆
皇帝仰惟聖靈邈焉徂遠昔有周丕崇祚興昌季其在
魏晉亦申情禮所以通追來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
考諸令准稱謂既極情典攸遂所以仰順天人俯穆率
土在心遠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曰維年月朔皇帝

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
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等美姜嫄齊列任姒訓穆中
閨化流自遠膺歷運期饗兹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
仰慕聖善之愛俯增蓼莪之思○齊高帝受禪追尊皇
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梁武帝受禪追尊考曰
文皇帝妣曰獻皇后○陳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景皇帝
妣董氏曰安皇后○後魏道武帝稱尊號後追尊遠祖
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復更載謚號焉

〇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考為獻武皇帝兄為文襄皇帝母為皇太后〇後周閔帝受西魏禪稱天王追尊考曰文王後其弟明帝立稱帝號追尊文王曰文皇帝後其弟武帝立追尊曰德皇帝〇隋文帝受禪追尊考曰武元皇帝妣曰元明皇后〇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追謚高祖為宣簡公曾祖為懿王祖為景皇帝父為元皇帝天寶二年三月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仍各立廟

每歲四孟月享祭至寶應中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獻享

天子崇所生母議 追崇附○東晉 宋

東晉孝武帝大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為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妃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寧可以稱母也邈重與甯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章服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尊雖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嫡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

別可例論邪寗又答曰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為允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為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譏存春秋謂宜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殷仲堪與徐邈書云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閼睢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皇后處内貴妾必不可稱妃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睸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不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為異也鄭云近臣從服唯君所服若嫡夫人殁則有制重者故曰唯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媵僕而下三卿五大夫内有宗廟之祭外有侯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正故庶母為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唯國内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

伯子男之臣於内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遞往來答釋范武子以詩序云后妃義一是以太妃車旗服章倫如太后唯不敢從於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以合無服之制也范於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以尊議難之自塞矣書傳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上無女君則夫人可為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王后未聞二其號者所以闕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體同至極故上比稱皇屈於郊廟故遠避伉儷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至矣禮太后與太妃義無異者假令國君在時妾母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以國公夫人為喻耳

太元十九年又詔追崇鄭太后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

仲子之宫明不配食也且漢文昭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准春秋考宫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允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為簡文皇太后也○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録尚書事臣羡之等言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

參詳遠准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為皇太后禮官撰謚用崇寢廟

諸侯崇所生母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為君子得尊其母為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

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玄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

罪應貶故也哀姜薨於齊貶之經在僖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是也桓夫人文姜弑公貶之經在莊元年春三月夫人遜於齊其與姜氏輕重差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袁準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為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也左

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袁準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為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禭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為國君而母為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為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

支庶立為天子追尊本親議　漢　後漢　魏　齊

漢宣帝追尊祖衛太子史皇孫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有司請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史皇孫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曰悼園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曰戾園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塚三十家園曰戾后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益奉園人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哀帝初入為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以定陶恭王為稱按元帝傅昭儀有寵産一男為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為太子詔移楚孝王為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為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宏曰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稱太后今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左將軍師丹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註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時傳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註音掛後帝白令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初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遂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中郎將冷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

以為宜如襃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

恭王立後承祭祀令恭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隳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怒策免丹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后後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

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為王莽毀發貶號

○後漢安帝建元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純一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篤董法制宜有尊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宗貴人曰敬德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特進樂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位追尊祖為孝元

皇妣夏氏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旁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謚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允於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為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為皇妣為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悦時主繆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

廟副予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齊明帝即尊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為景皇妣妃為懿后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奪情附○魏　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縓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

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

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

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内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

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雩

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

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

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按成王崩康王即位

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按鄭玄曰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嚌成之也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之所以加崇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

王命以命康王是為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為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按拜陳思王子志為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嚌醴畢然後使者出令據鄭玄說即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為非禮之衷今京師廷

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既告反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按舊典天子遣使者齎車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為使者嗣君遣上

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廟致飱饘告期日受命於祖廟設扆主几筵於户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詔版策命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内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内史賛之嗣君降於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内史加詔版策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逆受於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

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葛環繵經移昌氏反袂修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經反喪服此其大畧也其他則同之○大唐武德二年正月尚書左丞相崔善為奏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為時多金革頗遵墨經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

著鞾韈而朝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啓齒歸衣線絰號慟無恒國朝奪情者多矣唯通能合典禮　武太后長安三年正月勑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輙奏起復至廣德二年三月勑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輙有奏請

通典卷七十二

通典卷七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三 嘉十八

五宗 孔頴達曰别子之後族人衆多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族人一身事四小宗并大宗為五也○周

晉

周制别子為祖 諸侯庶子别為後代始祖者也别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孔頴達曰諸侯庶

子之別於正嫡故稱別子也為祖者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諸侯嫡孫代代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君故云別子也宜別為後代之始祖故云為祖也

繼別為宗

別子之代代長子為其族人之宗所謂百代不遷之宗者也孔穎達曰別子之代代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代不遷之大宗

繼禰者為小宗

別子庶子之長子也為其昆弟為宗也以五代則遷之故謂之小宗孔穎達曰謂別子之庶子之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五代則遷之宗

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代則遷者也

孔穎達曰別子之所自出者為別子或由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代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其繼高祖至子五代繼曾祖至孫五代繼祖至曾孫五代繼禰至玄孫五代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五

代則遷鄭玄曰遷猶變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及祖亦有也有則小宗四與大宗五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孔穎達曰四代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代之時謂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代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代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則尊祖之義也宗者祖禰之正體白虎通曰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毛萇曰宗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

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代而遷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別子各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一凡五宗人之親備矣薛綜述鄭氏禮五宗圖曰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魯衛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仕食采於其國為卿大夫若魯公子季友者是也則子孫自立此公子之廟謂之別子為祖則嫡嫡相承

作大宗百代不絶大宗之庶子則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己身庶也宗禰宗己父庶也宗祖宗己祖庶也宗曾祖宗己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己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耳〇晉杜元凱宗譜曰别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别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繐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

齊縗其月數各隨親疎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
屬絶則為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
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
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
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絶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
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
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
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

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踈為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賀循宗義曰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於是邦為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為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為宗宗中奉之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則服之齊縗以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謝徽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

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為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謝巖注曰賀公答庾元規曰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為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曰大宗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皆別也傳純問賀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為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為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為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為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

又王氏以別子為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為祖矣杜氏以為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為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説荅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為別子之後俱為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定母弟為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按禮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為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儻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學所見謂

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為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為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

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為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為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為大夫者各祖別子為始祖各宗其嫡為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為嫡故通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

正也庾亮問賀循曰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為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

服紀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
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
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
此為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譏而不敢私重其
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荅曰禮宗子之義
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
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
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

便為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絶屬皆齊縗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淩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王蕫答問曰其凡是

嫡長家有代封弟是庶生遭所生艱先以第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於家為是小宗否答曰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為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為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

公子二宗 周 晉 大唐

周制大傳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王肅曰謂君無嫡弟以庶弟為小宗有

大宗而無小宗者（王肅曰謂大宗一子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王肅曰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為宗無宗之者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鄭玄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者嫡也則如大宗死為之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縗三月若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則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大宗也）○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為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齊縗九月（謝徽曰母弟雖

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為宗主則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其妻齊縗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也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為之大功九月謝徽注曰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注曰此二宗亦不得並其宗此二宗者一代而已謝徽注曰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之謂也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為一宗之祖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

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為衆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為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縗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已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已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

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嫡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兼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為混故復指觧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為大夫也所以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為士嫡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為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曺述初集觧明宗義曰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

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為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為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為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代已為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大唐孔頴達曰禮云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挴公子唯一無他公子無可為巳宗是有無宗也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巳是亦莫之宗也公子

有宗道者言公子有人來與之為宗敬之道此句為下起文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嫡兄弟為君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謂立公子嫡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嫡也此嫡即君同母弟嫡夫人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嫡公子為庶公子宗是公子之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之文

繼宗子議 宗子孤為殤附〇周 漢

周制曾子問云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不為後也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者主其禮也盧植曰殤無為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為後也○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孫為殤言孫何也聞人通漢曰孫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孫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孫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孫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孫冠則不為孫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

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歳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曰二十而冠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事宗禮

晉賀循宗議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内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内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

内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女主故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惇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

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為主雖有髙明之屬盛徳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滛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九族

白虎通云九族者何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髙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

有會聚之道故謂為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族所以九者九為言究也親踈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巳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巳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為一族孔安國注虞書則云九族者從高祖下至玄孫

凡九皆同姓也許慎按禮云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
及也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
同姓鄭玄駮曰按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
此言之髙祖至玄孫明矣王朗論喪服書曰鄭玄兄弟
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闕之辭也吾以為古學以九代之
親為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
父之兄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
之兄弟在乎孫道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為兄

弟者也

敦疎遠外親

晉何琦曰聞諸訓典凡在常交貴在人情所篤而况先人中表綢繆因緣結由來者哉角弓之叙幽王不親九族而其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乃曰洽比其隣婚姻孔云言情義之甚近也禮有外宗之親書稱九族既睦說者觧九族雖各不同既曰旁親亦將通外内之謂矛鄭君以為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九代之親亦不躅别外

親也若但謂內宗斯不足以歎帝堯敦叙之美也玄孫
以下又有來昆雲仍四代之目若壽踰期頤則有相及
之道尊者崇修於上卑者晏然於下雖曠代事希邂逅
遇之理將安居縱不相逮事亡如存義不得徒然矣而
曾高外屬均之路人簡薄之懷不亦甚乎歷觀時俗家
殊門異准格不立高下在心或乃希慕貴盛攀附自昵
或輕忽寒悴恥相提挈各懷斯圖莫適相非仲尼所謂
輕絶貧賤重絶富貴雖曰不利吾不信也代有以外親

方内於内無服而外敬絶造次言之如有斷例然則母氏無服之親將如之何春秋盟會辭稱舅甥之國徼福先君以要結恩好絶婚之辭亦云不得嗣為兄弟故曰婚姻者萬代之始明義好同故永著不朽引而敦之以醇凉薄和一之道於是乎在是以謂崇親之義不宜有限若二門之末統裔稍遠俱不明為親之數不識尊卑之序並無長老以審其詳名無所託則不論也

鄉飲酒 周 後漢 晉 大唐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朝服者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

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敷衆賓席於賓席西不屬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罇兩壺於房戶間玄酒在西玄酒在西上也設洗於阼階東南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塗

揖當階揖也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退避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西階上位也薦脯醢脯五脡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脡職也職音職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也奠爵於薦西卒爵興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

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也忠信為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於薦西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

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降尊就卑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也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鐏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者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

衆賔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人則衆賔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賔右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者禮簡也衆賔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彌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即席設席於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一吹也六者小雅篇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也立於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

降席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介酬衆賓衆賓又以序酬也]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於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享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賓出奏陔

陔夏也陔之言戒終日宴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賔介不荅拜禮有終也○説曰按周禮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三物者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玄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賔禮禮之獻於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賔賢能鄉飲酒也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用鄉

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飲酒之法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賔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賔主共之共尊者人臣卑不專大惠故不别設尊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

忘本也本古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主擇人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燕私可以自專也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者三光繫之於天也又曰介僎以象日月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

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滿也飲酒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

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大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産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

以革茲弊俗可先録鄉飲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逺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

陔由庾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其儀具開元禮